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 論婦女解放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

# 論 婦 女 解 放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出版者說明

本書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論文、報告的全文或摘錄，共十二篇，係根據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一九四九年所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解放」一書改編而成。

# 目 錄

馬克思恩格斯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摘自「共產黨宣言」)

列 寧：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全城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講詞)

列 寧：蘇維埃政權與婦女的地位

列 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一九二〇年)

列 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一九二一年)

列 寧：給勞動婦女們

馬克思恩格斯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一
列 寧：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四
列 寧：蘇維埃政權與婦女的地位	一三
列 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一九
列 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二三
列 寧：給勞動婦女們	二六

列寧：論自由戀愛 ..... 二六

(給伊妮莎·阿爾曼的信)

列寧論婦女怎樣才能從家庭瑣務之下真正解放出來 ..... 三六

(摘自「偉大的創舉」)

斯大林：國際婦女節 ..... 三九

斯大林：迎接第一屆女工農婦代表大會五週年 ..... 四一

斯大林論集體農莊對婦女解放的作用與意義 ..... 四五

(摘自「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斯大林論勞動婦女積極參加社會生活是國家文化水準增長的標誌 ..... 四七

(摘自「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 馬克思恩格斯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摘自「共產黨宣言」

資產階級在凡是它已達到統治的地方，都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醇樸的關係一一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那些把人們繫纏於其「天然尊長」的複雜封建羈絆，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之外，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聯繫了。……

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着的温情脈脈的紗幕，並把這種關係化成了單純金錢的關係。①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什麼東西上面的呢？是建築在資本上面，建築在私人發財制度上面的。這種家庭底完備發展形態只有在資產階級中間才存在着；而它的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二五、二六頁。

充現象却是無產者底被迫獨居生活和公娼制。

資產階級的家庭當然是會隨着這種補充現象消逝而消逝的，兩者都是會隨着資本底消滅而消滅的。

也許你們責備我們，說我們想要廢除父母對於兒女的剝削麼？我們甘願承認這種罪狀。

但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想要消滅人們所最重視的關係。

難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會來決定的麼？難道它不是由你們藉以施行教育的那些社會關係來決定的麼，不是由社會經過學校等等實行的直接或間接干涉來決定的麼？共產黨人並不臆造出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他們只是要想改變教育底性質，只是要想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底影響。

無產階級中間所有一切家庭聯繫越是因大工業底發展而陷於破壞，他們的兒女越是變成簡單的買賣對象和勞動器具，則資產階級那一套關於家庭和教育，關於父母和兒女間溫存關係的大話，也就越發令人聽來作嘔。

但你們共產黨人是想要施行公妻制的呵，——資產階級異口同聲地向我們這樣叫

喊道。

資產者是把自已的妻子不過當作一種生產器具看待的。他們聽說生產器具要供公共使用，所以他們當然也就不能不聯想到婦女也會遭遇到同樣的命運。

他們連想也想不到，問題正在於要消除使婦女成爲不過是一種生產器具的那種情況。其實，我們的資產者聽說共產黨人似乎主張正式公妻而表示出高尚道德的恐懼神情，是再可笑不過的了。公妻制無須共產黨人來施行，因爲它幾乎是向來都有的。

我們的那些資產者不以他們工人底妻女受其支配爲滿足，更不必說公娼制，並且還以互相誘姦妻子爲其特別的樂事哩。

資產階級的婚姻在實際上乃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僞善地掩蓋着的公妻制。可是當現代的生產關係一旦消滅的時候，則從這種關係中產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當然也會隨着消滅的。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三九—四〇頁。



## 列寧：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全城  
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講詞

同志們！我非常快樂地慶祝這次的女工代表會議。我不打算講到那些關於麵包和我們軍事形勢的問題了，自然，這些問題在目前是使勞苦大眾當中每個女工和每個覺悟的人都最受激動的。因為我從報紙上關於你們大會的報告中知道，這些問題，在這兒，在軍事方面，已由托洛茨基同志詳盡地講過了，在麵包方面，已由雅可夫里夫與史維德爾斯基同志詳盡地講到了，所以讓我不要提到這些問題了。

我只想關於蘇維埃共和國內女工運動底一般任務，即與一般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有聯繫以及在目前特別迫切地提到第一位的那些任務，稍微講幾句。同志們，關於婦女地位問題，一開始時就被蘇維埃政權提出來了。我以為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國家底任

務將有兩種，這一任務底第一部分，是比較簡單而容易的，它是和那些把婦女置在與男性不平等地位的舊法律相關聯着的。

很久很久以前，西歐一切解放運動底代表者，不僅在幾十年間，而且在幾個世紀裏面就曾經提出了取消這些陳舊法律，而在法律上使婦女與男性平等的要求；但是沒有一個歐洲民主國家，沒有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能夠實現這一要求，因為凡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地方，凡保存着土地私有制，保存着工廠作坊私有的地方，凡保存着資本政權的地方，男子是享有特權的。在俄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只是因為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起，在這裏建立了工人政權。蘇維埃政權從最開頭起，就以當作敵視任何剝削的勞動者政權而存在一事為自己的任務，它是以消滅勞動者受資本家地主剝削的可能性、消滅資本底統治為自己的任務的。蘇維埃政權所力謀達到的，就在於使勞動者去建設自己的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工廠作坊私有制，一句話，沒有這樣一種私有制的生活；這種私有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在充分的政治自由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裏邊，在實際上曾把勞動者置於貧困與僱傭奴隸制底地位，而將婦女置於雙重奴隸制底地位。

蘇維埃政權乃是勞動者底政權。在它存在的最初數月，在關於婦女的立法上，就進行了最果斷的改革。那些將婦女置於服從地位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沒有留下一點兒痕跡了。我所說的，是關於那些特別利用婦女的較弱的地位而把她們置於不平等甚至往往置於屈辱地位的法律，亦即關於離婚和私生子的法律、關於婦女向子女的生父要求兒女贍養費權利的法律等。

正是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立法，可以說，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度裏邊，也利用婦女底比較弱小的地位，將她們置於不平等乃至屈辱的地位；正是在這一方面，蘇維埃政權，則徹底消滅了舊的、不公平的、對於勞苦羣衆代表者不堪忍受的法律，未讓它留下一點兒痕跡。現在我們可以十分驕傲而絲毫不誇張地說，除了蘇維埃俄羅斯以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實行婦女完全平等、不將婦女置於屈辱地位；而這種地位在日常的、家庭的生活里特別感覺得到。這就是我們頭等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如果你們有機會同那些仇視布爾什維克的政黨接觸一下，或者如果你們把高爾察克或鄧尼金所佔領的區域內所出版的俄文報紙看一下，或者同贊成這些報紙觀點的人談一談，那末你往往就會聽到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誣衊——說它破壞了民主。

人們經常指責我們蘇維埃政權底代表者，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底擁護者，說我們破壞了民主，他們提出蘇維埃政權解散立憲會議一事，作為這一誣蔑底證據。我們平常對這些指責答覆如下：在土地私有制存在之下，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凡擁有資本的是主人，而其餘的人，都是他的勞動者，都是他的僱傭奴隸，在這樣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民主和立憲會議，對於我們是毫無價值的。這樣的民主，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裏，也都是掩蔽奴隸制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只有在民主可以改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地主的範圍以內，才是民主底擁護者。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是以反對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為自己的任務的。凡給被剝削者、給被置於不平等地位的人們服務的那種民主，才對我們有着真實的意義。假使不勞動者被剝奪了選舉權，那才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不勞動者是不應當吃飯的。

我們在答覆這些指責時，應當這樣提出問題，就是在某個國家裏民主是如何實現的？我們的一切民主共和國裏看到，名義上是宣佈了平等，但在民法和關於婦女地位的法律上——就婦女在家庭裏所處地位，就離婚來說——我們處處都看到了婦女底不平等地位與受屈辱，我們說，在對被壓迫者的關係上這正是破壞了民主。蘇維埃政權比其餘

一切最先進的國家，都更徹底，它實行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上沒有留下一點兒婦女不平等底痕跡了。我再重複說一句：沒有一個國家，也沒有一個民主的立法，對婦女會做到像蘇維埃政權在其存在底最初數月中所做底一半。

當然，僅僅一個法律是不夠的，我們並不以我們在立法領域以內所說的爲滿足。但是在使婦女地位與男子平等上所要求於我們的一切，我們却都已經做到了，我們是可以此自傲的。現在蘇維埃俄羅斯婦女底地位是這樣的，就是從最先進國家的觀點看來，它是最理想的了。不過我們對自己說：自然，這還不過是開步走罷了。

在婦女從事於家務之下，她們的地位始終是受壓迫的。要使婦女達到完全的解放和與男性底真正平等，則需要社會經濟，需要婦女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那個時候婦女將會站到同男性同樣的地位。

當然，這裏所說的，不是指在勞動底生產率上、在勞動底份量上、在工作日底長短上、在勞動底條件上……使婦女與男子平等起來等等而言，而是指婦女不受與男性不同的經濟地位之壓迫而言。你們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之下，婦女底這種事實上的被壓抑情形依舊是存在着的，因爲一切家務都是放在她們身上的。婦女所操作的這種家務，

大抵都是最不生產、最粗野、最艱苦的。這是一種瑣碎細小、本身不含有任何可以促進婦女發展的東西的勞動。

我們抱着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是要為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這裏對於婦女便開闢了一個很大的工作場所。我們現在正在鄭重地做着為社會主義建設清洗地盤的準備工作；而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本身，只有在我們做到婦女底完全平等，而與解除了這種瑣碎的、愚鈍的、不生產的工作的婦女一道擔負起新工作的那個時候，才會開始的。這一工作要使我们花費好多好多年的光陰。

這一工作是不能給與迅速的結果，也不會產生顯著的效果的。

我們正在創辦模範機關、食堂、托兒所，這些機關可使婦女從家務之下解放出來。正是婦女應比任何人多擔負起建設所有這些機關的工作。應當說，現在在俄國能够幫助婦女脫離這種家庭奴婢狀態的這樣的機關還是很少的。它們只有微少的數量，目前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軍事的與食物的條件——關於這些，別的同志在這裏已經給我們詳細說過了——是在阻礙着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然而，仍應當說，這些可把婦女從家庭奴婢地位拯救出來的機關，到處都發生了，只要這些地方稍有一點點可能的話。

我們說，工人底解放應當由工人自己來進行的。同樣，我們應當說，女工底解放也應當由女工自己來進行的。女工自己應關心這些機關底發展，婦女底這一活動，可以使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舊地位發生完全的轉變。

要從事政治，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需要特殊的準備，因此婦女底參與政治，甚至在最前進和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政治成爲每個勞動婦女所可達到的事情。自從土地與工廠底私有制被消滅及地主與資本家底政權被推翻的時候起，政治底任務，對於勞苦大眾與勞動婦女，便成爲簡單、明瞭、及人人可以達到的事情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曾被置於這樣的無權無利的地位，就是使得她們底參加政治，同男性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了。爲了使這種地位轉變過來，則需要勞動者底政權，——那個時候，政治底主要任務將構成與勞動者本身命運直接有關的一切事情了。

這時，不僅黨的與覺悟的女工，就是非黨的與最不覺悟的女工，其參加政治都是必要的了。這時，蘇維埃政權便對於女工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活動場所。

我們反對敵視蘇維埃俄羅斯的力量（這些力量正在大舉進攻它）底鬥爭，是很艱苦

的。在軍事方面我們與以戰爭來反對勞動者政權的那些力量底鬥爭，在糧食方面反對投機商底鬥爭，都是很艱苦的，因為誠心誠意地以自己的勞動來幫助我們的人們之數目，即勞動者數目，還是不够大的。在這兒，蘇維埃政權對於廣大的非黨的女工羣衆底幫助，最爲重視。她們應當曉得，在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要參加政治活動，則非有複雜的準備不可，而這正是婦女所不能做到的。但是蘇維埃共和國底政治活動，其主要任務是同地主、資本家作鬥爭，爲消滅剝削而鬥爭，因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給婦女開闢了政治活動的場所，這個活動就在於婦女以其組織者的才能來幫助男性。

我們不僅需要包括數百萬人的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我們也需要極小規模的使婦女也有工作可能的組織工作。婦女在軍事條件之下亦可工作，那時她們可以幫助軍隊，在軍隊中間作鼓勵工作。婦女應當積極參加所有這些工作，爲的使紅軍可以看到，對於他們是在關心着，是在照料着。婦女在糧食方面也可以工作，——如分配生產品，改善羣衆食物、發展那種現在在彼得格勒廣泛在創辦的公共食堂。

女工底活動，在那一方面都可以獲得真正的組織意義，便如上述。在創立大規模的試驗企業和對這些企業的監督上，婦女底參加也是必要的，爲了可以使我們的工作不至於



成爲孤立的工作。如果沒有大量勞動婦女底參加此項事業，那它便不會完成了。而且，就監督生產品底分配以及監督生產品底易於供給兩點說來，女工担負此項工作也是很適宜的。這一任務，對於非黨的女工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同時這個任務底實現首先將會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底鞏固的。

自廢止土地私有制及幾乎完全廢止工廠作坊底私有制以後，蘇維埃政權便力謀使所有勞動者——不僅黨的，而且非黨的；不僅男性，而且婦女——都參加這種經濟建設。這個由蘇維埃政權所開始的工作，只有在全俄國，不是數百個婦女，而是千百萬婦女參加這一工作的時候，才能够向前推進的。那個時候，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牢不可破了。那個時候，勞動者會證明，他們沒有地主與資本家，也是能够生活，能够管理的。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便鞏固如金湯，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對於任何別國底外部敵人和俄國內部的敵人，都不害怕了。

刊載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第二一三號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卷，

第二二——二八頁

## 列寧：蘇維埃政權與婦女的地位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兩週年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對於這一期間已經實現的東西，作一個總的觀察，對於已經完成的革命的意義和目的，加以深刻的思慮。

資產階級及其擁護者責備我們違反民主制。我們肯定地說，蘇維埃革命在世界上空前地推動了民主制的深而且廣的發展，同時這種民主正是勞動人民和受資本主義壓迫的羣衆的民主，因而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民主，因而也就是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剝削者的、資本家的、富人的）的社會主義民主（勞動人民的）。

誰是對的呢？

要好好地考慮這個問題，要深刻地去了解它，這就是說，要估計到這兩年的經驗並更好地把這種經驗予以進一步的發展。

婦女的地位特別清楚地說明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區別，特別清楚

地回答了提出的問題。

在（土地、工廠、作坊、股票等等私有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縱使這是一個最民主的共和國，而婦女的地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在任何一個最先進的國家裏也都不是完全平等的。儘管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已經過去了一百二十餘年之久，而事實仍是如此。

資產階級的民主在口頭上許諾平等和自由。事實上，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即令是最先進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對於佔人類半數的婦女，也沒有給予和男子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權利，也沒有給予擺脫男子的監護和壓迫的自由。

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詞藻華麗、文字莊重、諾言動聽、自由平等口號響亮的民主，而事實上，却掩蓋着婦女的自由和不平等，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的自由和不平等。

蘇維埃的或社會主義的民主掃除一切華而不實的詞句，而且對那些「民主主義者」們、地主們、資本家們或者靠投機出賣餘糧給飢餓的工人而發財的腦肥腸滿的農人們的偽善，宣告無情的戰爭。

打倒這種卑鄙的謊言！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平等」、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平等」

是不可能有的，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只要婦女沒有擺脫男子依法享有的特權的自由，只要工人沒有解脫資本的枷鎖的自由，只要勞動農民沒有免受資本家、地主、商人壓迫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就不能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讓撒謊者和偽善者，蠢漢和瞎子，資產階級及其擁護者欺騙人民，鼓吹一般自由、一般平等、一般民主吧。

我們却要對工人和農民們說：你們撕破這些撒謊者的假面具，揭開這些瞎子的眼睛吧。你們問一問：

——那個性同那個性平等？

——那個民族同那個民族平等？

——那個階級同那個階級平等？

——擺脫什麼枷鎖的自由，或免受那個階級的壓迫的自由？那一個階級的自由？

誰要談政治、民主、自由、平等、社會主義，而不提出這些問題，不把這些問題提到第一位，不去向遮蔽、隱藏和掩蓋這些問題的行為進行鬥爭，誰就是勞動人民的仇敵，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是工人和農民的死對頭，是地主、沙皇和資本家的走狗。

兩年內，蘇維埃政權在歐洲一個最落後的國家中，爲了解放婦女，爲了使她們與「強」性平等，做到了全世界所有先進的、文明的、「民主的」共和國在一百三十年中全都沒有做到的一切。

開明、文化、文明、自由，這一切冠冕堂皇的字眼在世界上一切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是和空前卑鄙的、醜惡骯髒的、野蠻粗暴的對婦女不平等的法律，即結婚法和離婚法，私生子和「婚生子」不平等的法律，男子享有特權的法律，屈辱和虐待婦女的法律等結合在一起的。

資本的枷鎖，「神聖的私有制」的壓迫，市僧的愚蠢，小有產者的自私——就是這些東西阻礙了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去干預那些卑鄙齷齪的法律。

蘇維埃共和國，工人和農民的共和國，一下子把這些法律掃除乾淨，徹底摧毀了資產階級的謊言和資產階級僞善的大廈。

打倒這種謊言！當性的壓迫還存在時，當壓迫階級還存在時，當資本股票私有權還

● 這一百三十年是指自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起至一九一九年止的那個時期。——譯者註。

存在時，當餘糧滿倉而還在盤剝飢民的人還存在時，打倒那些大談其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的騙子吧。不是給一切人以自由，不是給一切人以平等，而是與壓迫者和剝削者作鬥爭，把產生壓迫和剝削的一切可能消滅乾淨。這就是我們的口號！

給被壓迫的性以自由和平等！

給工人、給勞動農民以自由和平等！

與壓迫者作鬥爭，與資本家作鬥爭，與投機的富農作鬥爭！

這就是我們的戰鬥口號，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真理，與資本作鬥爭的真理，投向那甜言蜜語、矯柔造作地大談其一般的自由和平等、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資本世界面前的真理。

也正因為我們撕破了這種僞善的假面具，正因為我們以充沛的革命精力實行被壓迫者和勞動人民的自由與平等，去反對壓迫者，反對資本家，反對富農，所以全世界的工人都覺得蘇維埃政權是那麼樣的親切可愛。

正因為如此，在蘇維埃政權的兩週年紀念日，世界各國工人大眾的同情，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同情，都倒向我們這一邊。

正因為如此，在蘇維埃政權的兩週年紀念日，儘管飢寒交迫，儘管帝國主義者的侵犯給我們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帶來各種的災難，我們仍然充滿堅定的信心，相信我們事業的正義性，相信蘇維埃政權在全世界必然勝利。

刊載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六日「真理報」第二四九號

署名：列寧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卷，  
第九九——一〇二頁

李浩培譯，何匡校

## 列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資本主義把形式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從而與社會上的不平等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資本主義底基本特點之一，是資產階級底擁護者自由主義者所虛偽地掩飾着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所不了解的。從資本主義底這個特點中便得出下列結論：在爭取經濟平等的堅決鬥爭中，必須公開承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必須把對這種不平等的公開承認作爲無產階級國家制度（蘇維埃憲法）底基礎。

但是，甚至就以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飽食者與飢餓者的「平等」、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平等」）而言，資本主義也不會是徹底的。這種不徹底性底絕頂表現之一就是婦女與男子的不平等。無論任何一個國家，甚至最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未會給予過完全的平等。

而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則一下子一個不留地掃除了婦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底一切痕



跡，一下子給婦女保證了法律上的完全平等。

人們說：婦女底法律地位最能表明文化底水平。在這個格言中有着深刻真理底核心。從這個觀點看來，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實現而且已經實現了最高的文化水平。

所以，對勞動婦女運動的新的空前強大的推動力必然是與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底建立（和鞏固）相聯繫的，因此之故，也就是與共產國際相聯繫的。

如果談到那些直接或間接地、完全或部分地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那就正是蘇維埃制度而且也只是蘇維埃制度才保證他們以民主。這從工人階級與貧農底地位看得出來。這從婦女底地位清楚地看得出來。

然而蘇維埃制度是為消滅階級、爭取經濟平等與社會平等的最後決戰。民主，甚至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們——包括受壓迫的女性在內——的民主，對於我們也是不夠的。

勞動婦女運動底主要任務，就是為爭取婦女的經濟平等與社會平等而奮鬥，並不僅是為形式上的平等而奮鬥。把婦女捲入社會生產勞動中，把她們從「家庭奴役」中奪取過來，把她們從管理廚房和小孩的固定的特殊的環境下、即從使人愚鈍和卑下的被壓制

狀況下解放出來，——這就是主要的任務。

這是長期的鬥爭，要求社會技術和社會風氣底根本改變。但是這個鬥爭將以共產主義底完全勝利而結束。

一九二〇年三月四日

刊載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真理報」（專刊）

署名：列寧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卷，

第三八二——三八三頁

曹葆華譯

## 列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布爾什維主義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中，主要而基本的便是把那些在資本主義下最受壓迫的人們，吸引到政治中來一事。不論在君主政權之下也罷，或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也罷，都是資本家壓迫他們，欺騙他們，掠奪他們的。只要土地、工廠、工場底私有制存在一天，這種壓迫、這種欺騙、這種資本家對人民勞動底掠奪，就一天都不可避免的。

布爾什維主義底實質，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揭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底奸詐與虛偽，在於廢除土地、工廠與工場底私有制，在於將全部國家政權集中在勞動者與被剝削羣衆底手中。這些勞動羣衆，他們自己把政治即建設新社會的事業，取到他們自己的手中。這是一樁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勞苦羣衆會爲資本主義所壓迫和蹂躪，但是打破僱傭奴隸制，打破資本家底奴隸制底別的出路，却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的。

要吸引勞苦羣衆參加政治，如果不吸引婦女參加政治，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在資本

主義之下，佔人類半數的女性，是受着雙重的壓迫的。工人婦女和農民婦女受着資本的壓迫；但是更甚於此的，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第一，她們仍是處在毫無權利的地位，因為法律不給她們以與男子平等之權；第二，這是最主要的，婦女是處在「家庭的奴隸制」中，她們是「家庭的奴婢」，她們被那些最瑣碎、最卑微、最辛苦、最使人愚笨的廚房工作及一般單個的家務所壓碎。

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革命，曾深深地剷除了婦女底被壓迫和不平等地位底根源，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次革命都沒有敢這樣摧毀過這種根源。在我們蘇維埃俄羅斯，在法律上，婦女與男子不平等的痕跡，連一點兒都沒有遺留下來。那在婚姻與家庭權利上特別下流、特別可鄙、特別虛偽的不平等，那在對小孩關係上的不平等，已經被蘇維埃政權所徹底消滅了。

這只是婦女解放底第一步罷了。但是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即使是最民主的也罷，曾敢於採取這樣的第一步。他們之所以不敢作，是因為顧慮到「神聖的私有財產權」。

第二個步驟、同時也是主要的一個步驟，便是土地、工廠與工場私有制底廢除。這一

點，而且惟有這一點，才能給完全而真正的婦女解放——由瑣碎的、單個的家庭經濟，轉變為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而把她們從「家庭奴隸制」之下解放出來——，開闢一條道路。

這一轉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在這兒事情是在於改造那最根深蒂固，而已經成了習慣和已經硬化了的「制度」（更真切地來說，那是醜惡和野蠻而非「制度」）。但是這一轉變已經開始了。事情已經向前推進了，我們已經走上新的路程了。

在國際勞動婦女節日，在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裏，在無數的勞動婦女的集會上，她們將都要向蘇維埃俄羅斯致敬意的，因為蘇維埃俄羅斯已經開始了空前艱難與艱苦的，但却偉大的、全世界性地偉大的和真正解放的事業。她們並將發出雄壯的號召，教人們不要在狂暴的、而且往往殘酷的資產階級反動底面前喪失鬥志。資產階級國家，越是「自由」或「民主」，則反對工人革命的資本家匪幫越發狂暴和殘酷；民主共和國的北美合眾國，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工人大眾已經覺醒了。帝國主義大戰已經最後喚醒了美洲、歐洲、以及落後的亞洲底睡着的、半睡覺的、死氣沉沉的大眾。

全世界各地的冰凍都已經被打破了。

各民族從帝國主義的羈絆下解放出來的事業，男女工人從資本底羈絆下解放出來的

事業，正在不可阻止地向前發展着。這種事業已經在領導千百萬和成萬萬的工人和女工、農民和農婦向前邁進着。因之，勞動從資本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這一事業，在全世界上一定要獲得勝利的。

一九二一年三月四日

刊載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真理報」第五十一號附刊

署名：尼·列寧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二卷，  
第一三八——一四〇頁

## 列寧：給勞動婦女們

同志們！莫斯科蘇維埃的選舉表明了共產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強固。

使勞動婦女們更多地參加選舉，是必要的事。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並且是唯一的完全消滅了一切舊的、資產階級的、卑劣的法律的國家。這些法律使婦女處於與男人不平等的地位，給了男人以種種特權，比如，在婚姻法方面或對孩子的關係方面。蘇維埃政權是勞動者的政權。它是世界上第一個並且是唯一的廢止了一切與私有財產有關的特權的政權。在所有的，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邊，男人在家庭的權利上都保存了這些特權。

凡有地主、資本家、商人的地方，那裏甚至在法律上都不能有男女的平等。

凡沒有地主、資本家、商人的地方，凡沒有這些剝削者的勞動人民的政權建立起新的生活的地方，那裏就有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

不僅如此，法律上的平等還不等於生活中的平等。

我們要使女工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生活上達到與男工的平等。爲此目的，就得使勞動婦女們更多地參加公共企業的管理與國家的管理。

在管理時，婦女們會學習得很快，並且會追上男人。

多多選舉勞動婦女們到蘇維埃去吧，不論共產黨員也好，非黨員也好，只要她是一個正派的女工，會聰明地、勤懇地進行工作。即使她是非黨員，就選她到莫斯科蘇維埃去吧！

更多的勞動婦女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吧！讓莫斯科的無產階級證明：他們爲了鬥爭之順利，爲了反對舊的不平等，爲了反對舊的資產階級對婦女的屈辱，準備竭盡並正在竭盡自己的一切力量！

無產階級，如果不取得婦女們之完全的自由，那他就不能獲得完全的自由。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刊載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二日「真理報」第四十號

署名：尼·列寧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三四六——三四七頁



## 列寧：論自由戀愛

——給伊妮莎·阿爾曼的信

### 第一封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寫於泊爾尼——

親愛的朋友！我要鄭重地勸告您把那本小冊子底大綱寫得更詳細些。要不然的話，很多的東西還是不明白的。

但是有一個意見須得立刻說出來。

我要勸告您把第三節——「(婦女)對於自由戀愛的要求」完全刪去吧。

這的確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一個要求。

事實上，這是一個人類的要求。是什麼呢？

(一) 脫離戀愛而自由嗎？而且在此自由嗎？

(二) 脫離物質的煩擾而自由嗎？

(三) 脫離宗教的偏見而自由嗎？

(四) 脫離父親等人的禁止而自由嗎？

(五) 脫離「社會」底偏見而自由嗎？

(六) 脫離狹隘的環境（農民、市僧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而自由嗎？

(七) 脫離法律、法院和警察的羈絆而自由嗎？

(八) 脫離戀愛上嚴肅的態度而自由嗎？

(九) 脫離生育小孩而自由嗎？

(十) 姦淫底自由嗎？諸如此類。

我列舉了許多不同的見解（當然，並非全體）。您指的當然不是（八）——（十），而是（一）——（七），或關於（一）——（七）這方面的東西。

但是，對於（一）——（七），應該挑選另外一個名詞，因為自由戀愛沒有確切地表現出這個概念。

一般羣衆，您這本小冊子底讀者，不可避免地會以爲「自由戀愛」是指（八）——（十）這方面的東西，即使這並不是您的本意。

正是因爲現在社會裏最喧嚷、叫囂的「上層」階級以爲「自由戀愛」是指（八）——（十），所以這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一個要求。

對於無產階級，（一）——（二）最爲重要，其次是（一）——（七）；然而，嚴格地說，這並不是「自由戀愛」。

要點不是在您主觀上「願意了解」「自由戀愛」，而是在愛情上階級關係底客觀邏輯。親切地和您握手！

W. I.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

## 第二封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寫於泊爾尼——

親愛的朋友！我抱歉我遲遲沒有回信。昨天我是寫信的，然而被耽擱了，沒有時間坐下來執筆。

關於您那本小冊子底大綱，我曾認爲「自由戀愛的要求」是不明白的，並且，不管您的願望和希求是怎樣（我曾強調地說過：要點是在客觀的階級關係，而不是在您的主觀的願望），在現在的社會狀況下，它將是資產階級的而非無產階級的一個要求。

您不同意。

好的。讓我們把這件事再思考一遍吧。

爲着把不明白的弄明白，我列舉了十個可能的（而且由於階級底差別乃是不可避免的）不同解釋，同時我指出了：在我看來，（一）——（七）乃是無產階級婦女底標記或特點。（八）——（十）乃是資產階級婦女底標記或特點。

如果您要反駁這點，您必須指出：第一，這些解釋乃是錯誤的（在這種情形下，您必須用其他的解釋來代替它們，或指出哪些是錯誤的）；或者是第二，它們是不完全的（在這種情形下，您必須加上那些缺少的）；或者是第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底這種區分並不是適當的。

不論是第一，第二，或第三方面，您都沒有指出。

關於（一）——（七）這些論點，您沒有說一句話。因此，您承認（一般講來）它們

是正確的嗎？（您對於無產階級婦女底賣淫以及她們的倚賴性所說的一些話：「決不能加以否認」——完全被（二）——（七）包括了。這裏看不出我們有什麼矛盾。）

您也沒有辯駁這是無產階級的解釋。

還剩下（八）——（十）這些論點。

這些您「絲毫沒有了解」而就「反對」起來：「我瞧不出怎樣可能（您是這樣寫的呀！）把自由戀愛和（十）這個論點認為是一個東西（!!??）……」。

所以，事實上，我「認為是一個東西」——而您就着手反駁我，打倒我嗎？

爲什麼呢？憑什麼理由呢？

資·產·階·級·婦·女·以爲自由戀愛是指（八）——（十）這些論點——這是我的主題。

您反駁這個嗎？那末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太·太·小·姐·們所謂自由戀愛指的是什麼呢？

您沒有談到這個。文學和生活不是證明資·產·階·級·婦·女所謂自由戀愛恰好指的是這些論點嗎？它們完全證明了這個呀！您默默地承認這個了。

但是，如果這樣，那末整個要點是在她們的階級立場上，而且，「反駁」她們，幾乎是不可能的，並且不免顯得太天真。

您必須把它們和無產階級的觀點明白地分別開來，加以對比。您必須考慮這件客觀的事實：如果您不這樣作的話，他們會抓着您的小冊子裏這些部分依照自己的意思給以解釋，會大大地利用您的小冊子，會向勞動羣衆曲解您的思想，會把勞動羣衆的頭腦弄得「糊塗」起來。（您在他們中間散播疑慮，那豈不是給他們灌輸一些別人的思想）。而且他們手裏有着許許多多報紙一類的東西。

但是您完全忘掉了客觀的階級觀點，却轉過來「攻擊」我，彷彿我把自由戀愛和（八）——（十）這些論點「認爲是一個東西」。奇怪，確是奇怪……

「甚至於暫時的情熱和款曲」比較（庸俗的和守舊的）夫婦底「沒有愛情的接吻」，是「更有詩意些和更純潔些」。您是這樣寫的，而且您打主意寫在您的小冊子裏的。好得很！但是這個對比是合邏輯的嗎？庸俗的夫婦底沒有愛情的接吻是鄙陋的。我同意這點。它們必須和什麼對比呢？……有着愛情的接吻——不是這樣嗎？但是您把它們和「暫時的」（爲什麼？是暫時的呢？）「情熱」（爲什麼？不是愛情呢？）加以對比——在邏輯上，結果就是沒有愛情的（暫時的）接吻和夫婦間沒有愛情的接吻對比起來了……奇怪。在一本通俗的小冊子裏，把市儈——知識分子——農民（即是我信裏的第六點或第五點）底

沒有愛情的庸俗的鄙陋的結婚和無產階級的有着愛情的正常的結婚加以對比（如果您的確願意，還加上一句：甚至於暫時的款曲或情熱，可能是鄙陋的，可能是純潔的），不是更好些嗎？您所提出的，並不是階級類型底對比，而是一種當然可能發生的「特殊事件」。但是，這的確是個別特殊事件的問題嗎？如果您要把結婚裏的鄙陋的接吻和暫時的款曲裏的純潔的接吻底個別特殊情况作爲您的主題——那您應當在小說裏表現這個主題（因爲在小說裏整個要點是在個別的情况，是在一定典型的性格和心情的分析）。然而是在一本小冊子裏嗎？

您說扮演「戀愛教授」乃是可笑的，在這裏您完全抓着了我的意思關於引用凱之  
不恰當，的確是如此。不過扮演暫時的、諸如此類的教授，又將怎樣呢？

真的，我決不想發動一個論戰。我倒高興丟開這封信，擱下這個問題，等到同您面談一次。但是我要這本小冊子成爲一本好的小冊子，沒人能夠從它裏面摘取出您不高興的  
字句（有時候簡單一句話就像一匙黑油……），沒人能夠把您誤解。我斷定您在這裏是

① 愛倫凱 (Ellen Key)，瑞典關於婦女運動和兒童教育問題的資產階級女作家。

「不知不覺地」一揮而就的，而且我寄這封信，僅僅是因爲您由於通信的結果，比較由於談話的結果，可能對於那個大綱思考得更徹底一些——而且大綱究竟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您的相識當中有法國女社會主義者嗎？把我的（一）——（十）這些論點以及您的關於「暫時的」等等的話翻譯給她（裝作是從英文），留心看她，注意地傾聽她：這將是一個小小的試驗，看一看別人的反應，他們的印象，他們對於這本小冊子希望的是什麼。和您握手，並希望您頭痛輕些，不久就好起來。

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

附言：關於波熱，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朋友給了過分的期許……然而是什麼？——我不知道。事情擱下了——就是說，矛盾擱下了，沒有消滅。我們不得不鬥爭呀！！我們能順利地勸阻他們嗎？您的意見怎樣呢？

刊載於一九三九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三號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五卷，

第一三七——一四二頁

曹葆華譯



## 列寧論婦女怎樣才能從家庭瑣務之下真正解放出來

——摘自「偉大的創舉」

拿婦女狀況來看吧。在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個最先進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任何一個民主政黨，幾十年來也沒有作出我們在我國政權建立後第一年內所作出的百分之一。我們徹底剷除了關於婦女不平權地位、限制離婚、可惡的離婚手續、不承認私生子、追究私生子底父親等等卑劣法律，此種法律底殘餘，在各文明國內還留下得極多，而這正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奇恥大辱。我們十二分有權以我們在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來自豪。可是，我們把地基上舊時資產階級法律和制度的廢物掃除得愈乾淨，那我們就能愈益顯明地看出，這只是爲建築物掃清地基，但還不是建築物本身。

雖然頒佈有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還是家庭奴隸，因爲家常瑣碎事務壓迫她們，窒息她們，愚鈍她們，卑賤她們，把她們禁錮在炊爨和撫育小孩的事務上，而

以絕然不帶生產性的，微末的，勞神的，只是愚鈍人、折磨人的工作來浪費她們的勞動。婦女底真正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只在反對這種煩瑣家務的普遍鬥爭（爲執掌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更確切點說，只是在把煩瑣家務普遍改造爲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

試問我們在實踐中對這個理論上是每個共產黨員都無庸爭論的問題注意得充分麼？當然，是注意得不充分的。試問我們對目前在這方面已有的共產主義萌芽關心得夠麼？我再說一遍，是非常不夠的。公共食堂，托兒所和幼稚園，便是這些萌芽的標本，也就是不帶半點浮詞、誇語和堂皇氣勢的平凡日常手段，這些手段實際能夠真正解放婦女，減少和消滅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上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現象。這種手段並不新奇，它們是由大資本主義所產生出來的（也如社會主義所有一切物質前提那樣），但它在資本主義下，第一，數量極少，第二，——這點特別重要——是營業性的企業，不免有投機、漁利、欺騙、偽造等一切弊端，或是「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把戲」，理應受到優秀工人們方面的憎惡和鄙視。

毫無疑義，在我國，這樣的機關却已經是多得多了，而且它們的性質已開始改變。

毫無疑義，在女工和農婦中間有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多許多倍的組織人才，她們善於舉辦這類有很多工作者參加以及有更多享受者參加的實際事業，但卻沒有像往往自鳴萬能的「知識分子」或幼稚的「共產黨員」所常「患」的愛講空話，無謂忙碌，無聊爭吵以及空談計劃、體系等等的毛病。可是我們還沒有認真來殷勤照顧這些新事物的萌芽。

請看看資產階級吧。他們該是多麼會宣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呵！他們怎樣在自己發行的千百萬份報紙上讚揚資本家所視為「模範的」企業，怎樣把資產階級的「模範」組織當作民族的得意之作呵！而我們的刊物並不注意或幾乎全不注意來描述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來日常關心地把其中某些變為模範組織，宣揚它們，並詳細描述：在模範的共產主義工作下，能怎樣經濟人力，怎樣便利需求者，怎樣節省產品，怎樣把婦女從家庭奴役下解放出來，怎樣改善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能夠做到，能夠通行到全社會，通行到全勞動羣衆中去的。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九五——三九七頁

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列寧文選」（兩卷集）

第二卷，第五九九——六〇〇頁

## 斯大林：國際婦女節

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過任何一次被壓迫羣衆的偉大運動，沒有勞動婦女底參加而竟獲得成功的。勞動婦女，是被壓迫羣衆中的最受壓迫者，從來未曾而且也不可能徘徊在解放運動底大路之外。盡人皆知，在奴隸解放運動中湧現了成千成百個偉大的女烈士和女英雄。在爲農奴解放而鬥爭的戰士們底行列裏，站着成千累萬的婦女勞動者。更無怪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被壓迫羣衆解放運動中的最強大無比的解放運動，在自己的旗幟下團結吸引了千百萬個勞動婦女。

國際婦女節是工人階級解放運動不可戰勝的標誌及其偉大遠景的預兆。

勞動婦女，女工和農婦是工人階級底偉大的後備軍。這一後備軍代表着整個人口的半數。婦女後備軍擁護工人階級抑或反對它——，關係着無產階級運動的整個命運，關係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與失敗。因此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

爲從資產階級影響下徹底解放婦女，即女工和農婦，爲在無產階級旗幟下，對女工和農婦進行政治教育與組織工作而堅決鬥爭。

國際婦女節是爭取婦女勞動後備軍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一種手段。

但勞動婦女不僅僅是後備軍。她們可能而且也應該成爲——在工人階級底正確的政策的條件下——爲反對資產階級而戰的真正的工人階級的軍隊。從婦女勞動後備軍裏鍛鍊出女工和農婦的軍隊，同無產階級大軍一道並肩作戰——這就是工人階級的第二個重要的任務。

國際婦女節應當成爲女工和農婦從工人階級的底備軍轉變到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正式作戰的軍隊的一種手段。

國際婦女節萬歲！

刊載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真理報」第五十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原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

第四八——四九頁

劉羣譯

## 斯大林：迎接第一屆女工農婦代表大會五週年

五年前，我黨中央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屆全俄女工農婦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約有一千多個婦女代表，她們代表一百萬以上的勞動婦女。這次代表大會是我黨在勞動婦女中間進行工作的里程碑。它的無法估計的功績，在於奠定了組織我們共和國的女工農婦的政治教育事業的基礎。

有些人會認為這件事沒有什麼新奇，以為黨向來就進行羣衆的，其中也包括婦女在內的政治教育工作，以為婦女的 political 教育不可能有什麼嚴重的意義，因為我們有着工農出身團結一致的幹部。這種議論根本上是不正確的。當政權已掌握在工農手裏的現在，勞動婦女的政治教育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原因如下：

我國約有一億四千萬人口，其中婦女不在半數以下，而且主要是受蹂躪、覺悟程度

低、愚昧無知的女工和農婦。我國若要認真着手建設蘇維埃新生活，那末佔人口半數的我國婦女，今後如果仍然是受蹂躪、覺悟程度低、愚昧無知的狀態，就會成爲任何運動前進的絆腳石，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女工是和男工肩併肩地站着。她們和他們一起從事建設我國工業的共同事業。如果女工有了覺悟，受過政治教育，她們便會有助於這一共同事業。但是如果她們仍是受蹂躪和愚昧無知的，她們便會毀滅這一共同事業；當然，這並非出於她們的惡意，而是由於她們的無知。

農婦是和農夫肩併肩地站着。她們和他們一起推動我國農業發展與繁榮的共同事業。如果農婦擺脫了愚昧無知，那末她們對這一事業會有巨大幫助。相反，如果她們今後仍然無知無識，那末就會阻礙全部事業的前進。

女工和農婦與男工和農夫同是自由的公民。他們選舉我們的蘇維埃，選舉我們的合作社，她們也可以被選入蘇維埃和合作社。女工和農婦，如果受過政治教育，就能够改善我們的蘇維埃和合作社，使它們鞏固和發展起來。女工和農婦要是愚昧無知，那就能够削弱和損害我們的蘇維埃和合作社。

最後，女工和農婦又是母親，是我國青年，也就是我國未來一代的教養者。她們是殘害兒童的心靈，或者給我們以精神健全的，可以推動我國前進的青年，這就要看做母親的婦女們是同情蘇維埃制度或是追隨於神父、富農和資產階級之後。

這就是爲什麼說女工和農婦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工農着手建設新生活的今天，是爲了真正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頭等的、最重要的事情。

這就是爲什麼說替勞動婦女的政治教育工作打下基礎的第一屆女工農婦代表大會，其意義確實是無法估計的。

五年前，在第一屆女工農婦代表大會上，黨的迫切任務是把數千萬女工吸引到建設蘇維埃新生活的共同工作中來。並且，站在最前列的是工業地區的女工，她們是勞動婦女中間最活躍的和最有覺悟的分子。應當承認，五年來在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雖然仍有許多工作還待努力去做。

現在黨的迫切任務是把千百萬農婦吸引到建設我們蘇維埃新生活的共同工作中來。五年來的工作已經從農婦中間提拔了許多婦女領導者。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有覺悟的農婦來充實農婦領導者的隊伍。我們希望黨也能够完成這項任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刊載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女共產黨員」雜誌第十一號

署名：約·斯大林

原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

第三四九——三五二頁

戚桂華譯，張仲實校

## 斯大林論集體農莊對婦女解放的作用與意義

——摘自「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現在，我要說說婦女問題，說說集體農莊女莊員問題。同志們，集體農莊中的婦女問題是個大問題。我知道，你們中間有許多輕視婦女，甚至於嘲笑婦女。可是，同志們，這是一個錯誤，這是一個嚴重錯誤。這裏，問題不僅在於婦女佔人口半數。問題首先是，在於集體農莊運動已提拔出許多出色的能幹的婦女來擔任領導職務。你們只要看看這次代表大會，看看代表成份，就知道婦女早已由落後者升為先進者了。婦女在集體農莊中是個巨大的力量。埋沒這個力量，就是犯罪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在集體農莊中提拔婦女，運用這個力量。

固然，蘇維埃政權在不久以前是與集體農莊女莊員發生過一點小小的誤會。這就是

關於乳牛問題。可是，現在，乳牛問題已經妥當解決了，於是這個誤會也就消釋了。  
（長·時·間·的·鼓·掌·）我們已經做到使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了。再過一兩年，就不會再有一個集體農莊莊員沒有自家的乳牛了。我們布爾什維克總是要設法使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每家都有一條乳牛的。（長·時·間·的·鼓·掌·）

至於集體農莊女莊員自己，她們就應當記着集體農莊對於婦女的作用與意義，應當記着她們只有在集體農莊裏面才有可能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沒有集體農莊，就沒有平等；而在集體農莊裏面，就有男女平權。請集體農莊女莊員同志們記着這一點，請她們要像愛護瞳珠一樣來愛護集體農莊制度。（長·時·間·的·鼓·掌·）

刊載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第五十三號

原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十三卷，

第二五一——二五二頁

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

「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五七——五五八頁

## 斯大林論勞動婦女積極參加社會生活 是國家文化水準增長的標誌

——摘自「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

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還要指出一件可喜的事實和鄉村文化水準增長的明證，這就是集體農莊女莊員在社會組織工作方面積極程度的增長。大家知道，例如現時在集體農莊女莊員中約有六千人當集體農莊主席，有六萬餘人當集體農莊管理部委員，有二萬八千人當生產隊長，有十萬人當生產組長，有九千人當集體農莊商品農場主任，有七千人當拖拉機司機。這些統計材料當然是很不完備的。可是，就從這一個很不完備的數目字中間，也可顯然看見鄉村文化水準銳增的情形。這個情況是有莫大意義的，同志們。其所以有莫大意義，是因爲婦女佔我國人口半數，她們是一支龐大的勞動軍，並且她們負有使命來教育我們的兒

童，我們的後輩，即我們的將來。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讓這支龐大的勞動軍沉淪於黑暗無知的境地！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應當歡迎勞動婦女日益積極參加社會生活和被提拔來擔任領導工作的情形，作為我國文化水準增長的一個毫無疑義的明證。（長·時·間的·鼓·掌·。）

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

工作的總結報告」，第五十八頁

標題是編者加的